

李 庸

走入七等生小說世界的一道門

張恒豪編的「火獄的自焚」

齊梁時代，劉彥和寫完文心雕龍，有「茫茫往代，既洗予聞；眇眇來世，倘塵彼觀」的祈願；在唐朝，劉知幾唯恐畢生研究史學的心血與糞土同捐，以致於撰畢史通，「淚盡而繼之以血」。這種內心的期望與焦慮，恐怕是古代有良心的寫作者所共有的，就是在今日，傳播工具如此發達，仍有不少人的著作大量流入陰濕的舊書攤，在時間的細流中寂寞地蒙上灰塵，直至完全的淹沒無聞。

如果是普通的書，甚至於那些慘不忍睹的劣書，寂寞就任它寂寞吧，而好書也往往會寂寞，這是作者或編者的不幸，是文化的不幸，很令人感到悲哀！張恒豪編的「火獄的自焚」（七等生小說論評）就是這樣的一本書。

在一家五折書店裏，你可以用吃一碗普通牛肉麵的價錢買到一本「火獄的自焚」，而且

還是全新的，我曾買了一本，那時距離它出版的時間祇不過是一年光景，可以想見出版社是如何無奈的廉價將它拋售。

當然其他的不少書也遭到了相同的命運，但我以為像這樣的一本書不該有如此坎坷的遭遇，因為它的確是一本相當難得的好書，怎麼說呢？

一、它是走入七等生小說世界的一道門

七等生是一個相當令人迷惑的小說家，原因是他所塑造的角色性格之怪異與行徑之不可以常情去度量。而如果他的小說真是胡言亂語，那倒好，我們也不用費那麼大的心思去瞭解他的作品，偏偏它是那麼耐人尋味，以致於論評無數，而且很多人都繼續努力在探討。

文學評論的任務之一是幫助讀者瞭解作品中究竟有些什麼和作品究竟是如何表現的，在張恒豪所選的二十篇佳構中，我們隨著編者的思辯過程，很快便能够走進七等生的小說世界，和其中的人物共憂共喜。

二、它的選取態度相當嚴謹

無疑的，在討論七等生的諸多文章中以葉石濤、劉紹銘、周寧、高全之等人最為出色，因著他們不遺餘力的探討與論述，我得以窺見七等生小說世界中的各角落。

仔細審查此書的選文，除葉、劉等人的文章外，其餘的也都能指向標的，並提出令人深思的見解，如編者所言「所選取的二十篇論評，多數具有某種程度的認知與論評形式的完整」，其用心與態度於焉可見，這點也是異於「壓不扁的玫瑰花」（楊逵的人與作品）之處。

當然，編者所割愛者亦有可觀者焉，如尉天聰的短論、法蘭的隨筆，讀者依書末附錄的論評引得去檢閱，定可受益不少。

三、它為七等生小說研究彙整保存了重要的參考資料

我敢相信，現代的中國小說在未來必然成爲文學研究者熱烈探尋的對象，原因是現代小說中蘊含了這個時代種種健康的與病態的質素，縱使是從一個作家的個別研究中亦可以見微知著，緣此可以預測，七等生的小說在後代被研究的情況可能不下於今日，更何況是他的如此引人爭議。

要做一個完全且是成功的作家研究，有關於這位作家的各種參考資料必需鉅細靡遺的搜羅，而後細讀、慎思以及反覆辯證，否則很容易碰到一種現象：苦心思慮，總不離別人已論述過的觀點，那不是浪費生命嗎？對於一個搜集資料的個中好手，花點時間還可以取其所需，但如果有人已下過工夫整理，即可以省去不少時間精力，而且一旦年代久遠，文獻容易闕失，及時彙整，可以免於此劫。職是可言，張恒豪爲後代有意研究七等生的人保存了重要的參考資料。

上面提出的三點是我認爲這本書好的地方，至於它之所以寂寞若是，我想不外以下兩種原因：

第一，是七等生小說本身的因素。說實在的，重視七等生小說的祇是評論者和少數大學中的青年，由於作者怪異的小說章法與理念，縱使有人想試著去瞭解他，往往是一接觸便裹足不前了，對於作品都如此，更何況有關它的評論文章呢？

第二，是評論文章的讀者太少。由於編者選文認真，所選的皆具完整嚴謹的論評形式，在現今的社會裏，一般人皆懶於思考一些較爲深入的課題，他們不管你的認知程度如何，文章讀起來還得動腦筋的，他們不感興趣。

看來這書是註定要寂寞的，而且從事文學研究的人也早就被命定要耐得住長時期寂寞的無情煎熬的。